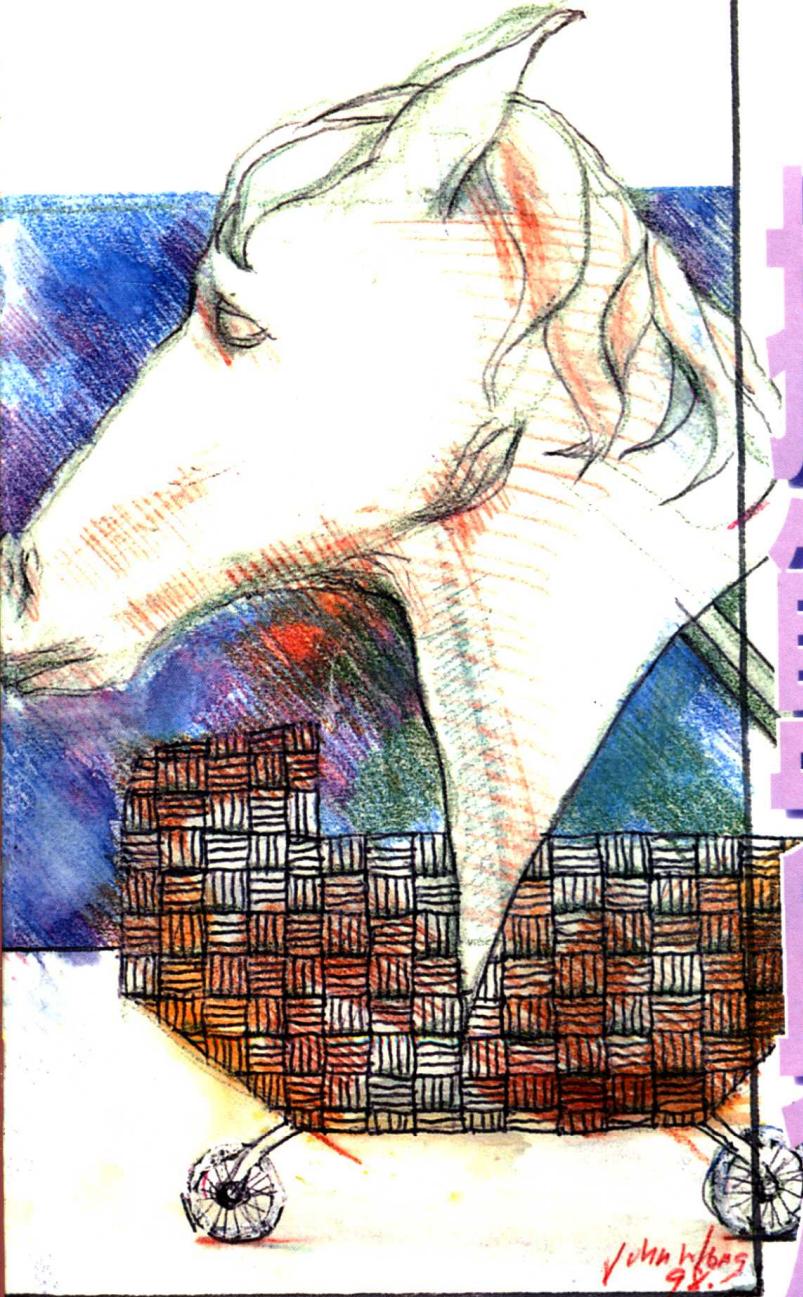


# 搖籃與竹馬

馬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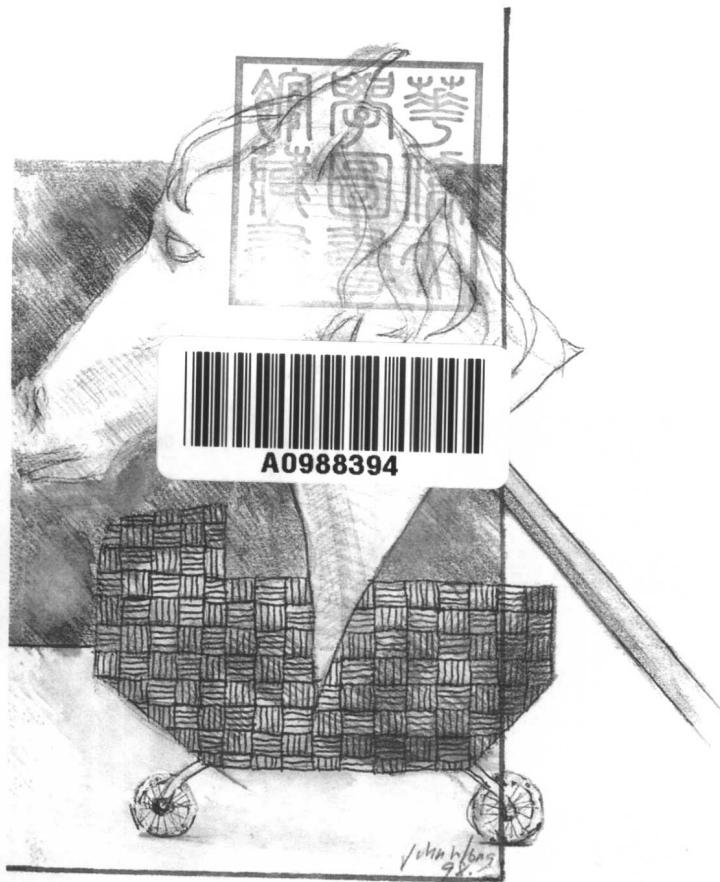
王敬羲自選集之二

I247.5

W231

# 搖籃與竹馬

王敬羲自選集之二





本刊出版獲  
藝術發展局贊助



# 搖籃與竹馬

王敬義自選集之二

作  
者：王敬義  
出  
版：正文出版社  
地  
址：香港九龍郵箱九一六三〇六號  
電  
話：（八五二）二三六七三八九四  
印  
刷：高意設計製作公司  
電  
話：（八五二）二五〇四一三三〇  
行  
地  
址：香港樂古道六十八號地下  
封  
面  
設  
計  
：陳修明  
封  
面  
插  
圖  
：John Wong



A0988394

W.

## 王敬義

江蘇青浦人。台灣國立師範大學文學士，美國愛荷華大學文碩士（英文創作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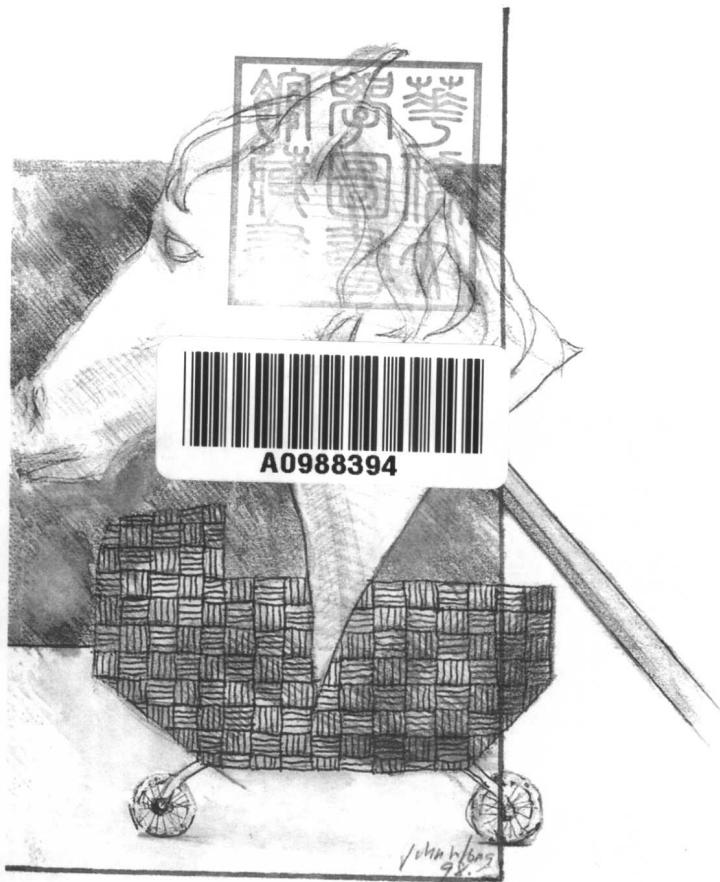
五〇年代已開始在台灣著名的《文學雜誌》發表小說，六〇年代開始主編《純文學》香港版、《南北極》、《財富》等月刊。著有中篇小說《選手》、《奔潮山莊》等，散文集《觀天集》、《偶感錄》等，短篇小說集《聖誕禮物》、《青蛙的樂隊》、《康同的歸來》等，九〇年代重新修改舊著作，結集為《囚犯與蒼蠅》一書，由國內花城出版社出版。九八年六月再度把《純文學》復刊。

I247.5

W231

# 搖籃與竹馬

王敬羲自選集之二





# 自序

我的第一本自選集《囚犯與蒼蠅》（短篇小說集）是九七年十月出版的，因此，九八年便全力趕著要把這第二本自選集《搖籃與竹馬》（中、短篇小說集）在年底印出來。由於是趕著出書，寫序的事也無法請師友執筆了，找人寫序總得把書的三校樣讓人看一遍吧，但在我卻是不可能有這個時間。

一年印一本自選集，是我給自己許的願。四十年吃文字飯，大部份的作品是為了稻梁謀；現在，既已是「馬齒日增，人齒日減」，出選集的事遂變成刻不容緩。於九七年開始，我為自己訂下的時間表是：每年出版一本自選集。《囚犯與蒼蠅》和這本《搖籃與竹馬》出了之後，明年會出版一本散文選集，二〇〇〇年則希望把那本半自傳性的長篇小說完成。

這四本書按時出版後，自覺對人生已有交待。

《搖籃與竹馬》幾乎把我三十年前的作品一網打盡，但兩本長篇小說並未收集在內。今年我用了一部份時間修改這些中短篇小說，在修改過程中，有時很開心，有時對舊作卻不能感到滿意，即使再三修改，結果仍如此。

三十年前的人情世故，今天看來有些稚嫩了。但那些作品，不論成就如何，寫作的態度都是認真和嚴肅的。例如題名《這是一點點花》的書翰體小說（原名《憐與恨》），在修改過程中竟發現比預期的好。我只需把一些感情泛濫的詞句刪除，它便可以為我接納了。《雨季怨曲》雖一改再改，我未能滿意，不過這個中篇小說最早在台北《聯合報》副刊連載時，卻甚獲好評。

本書第二輯是一組短篇小說，全是《囚犯與蒼蠅》一書的「遺珠」。值得一記的是：此輯中的《長隄路》，當年在台灣《文學雜誌》上發表，該刊主編夏濟安先生收到該稿後曾寫了一封長達兩頁的信給我，稱我為「小天才」，並且語重心長的說：「小天才重複自己，大天才超越自己！」但我一直未能成為「大天才」。我想我大概是令他失望了。

這一輯中有一篇以澳門為背景的小說——《十二月的鐘聲》，也是發表在台灣《文學雜誌》上的。它值得在此一提，是因為該篇小說的背景，例如葡國士兵乘搭運兵船離開澳門，刑期長的罪犯要發配去帝汶島服刑等，……這些已都成為歷史了，但在小說中它們還保留著。

第二輯中另有兩篇作品，應稱之為「不速之客」。它們是《毀容》和《逃亡者》。《毀容》是我八〇年代初的作品，發表在我主編的《南北極》月刊上，分兩期刊畢。當時推理小說大受歡迎，我試著寫了《毀容》，被李國威讚為「相當精采」，但我沒有繼續在推理小說這方面發展，作品僅此一篇而已。至於《逃亡者》，則是六〇年代初的作品。六〇年代初我才從台北回到香港，教書之餘靠筆耕賺取一些稿費貼補家用，以大逃亡為題材寫了《逃亡者》。因為寫的是「既設題材」，不敢奢談成就。

從六〇年代到九〇年代，小說作品僅此兩篇，難怪我要被視作是五〇年代和六〇年代的作家了。惟讀者亦可間接從這一事實，知悉我在生活戰場上酷烈的戰鬥了。

有一枝能寫小說的筆與靠寫小說為生，是兩件迥然不同的事。我在年輕時雖曾被二位師長視為「天才」，但在謀生方面卻沒有超人的本領，仍要把大部份時間花在那上面。如果我一直堅持寫不媚俗的作品，用生命去寫作，或者可以寫出較有價值的書，但我的家人必定要吃不少苦頭。

能被夏濟安先生稱為「小天才」，在我是於願已足。文學史上的大天才，在現實生活中如何折墮的事蹟，我讀過不少，印象至深，現在只有慶幸自己沒有與天比高的才具，近年努力搶救自己的「破爛」，真的是很滿足，絕無自卑感。（張愛玲曾說把「舊作」重新刊出，等如搶救一件「破爛」，這裡借用這個譬喻。）

我知道，要在時間的湍流裡留下些甚麼，並非易予之舉，但我顯然沒有放棄。整理《搖籃與竹馬》並把它出版，可以視作是對時間湍流的一個小小的挑戰。

一九九八年十二月於香港

# 目

# 錄

## 第一輯

搖籃與竹馬	一
這是一點點花	三
終身大事	六
雨季怨曲	一

## 第一輯

橋上	一九一
長隄路	一九八
成年人的舞會	二〇六
女房客	二二五
袁雪花	二三六
十二月的鐘聲	二三五
逃亡者	二四二
毀容	二六二

## 第二輯

《慧美》及其作者	周弃子二八九
序《掛滿獸皮的小屋》	梁實秋二九二

文章道苦

何凡二九四

率真與閱歷

·

——讀王敬義著《掛滿獸皮的小屋》

·

平淡出新奇

楊思果二九六  
權三〇〇



第一輯





## 搖籃與竹馬

這裏是我的懺悔與悲哀，但這裏也是我的罪惡，而當我在搖籃中時，一切都不存在。

—

搖籃中的歲月，我不復記憶；但存留在最早記憶之中，永遠都有一個老婦人的面孔。這張面孔是我所厭惡的，或者說是偏見教唆我去厭惡的。而這厭惡之感，幾乎是從我知道騎竹馬時便開始了。但此刻，我的手握着筆，筆尖在稿紙上移動，我的心因為激動而急跳，我慚愧，但我得不到平靜。數天前的一個夜晚，我從一個舊衣箱中，偶然地翻出一本紙張染滿了黃色水污的小冊子。小冊子